

三世多杰羌佛說：僧俗辯語

（一）論文正誤

一提起我的論文，有些人就會產生許多說法。有說是天書，需要破析，有說是談禪理，處處潛伏禪機，還有的說是儒道莊老哲學，不見現代科學。這些說法都是笑話，論文就是論文，哪裏是甚麼天書？我的論文主要是集多元化哲學科學為一體，內容頗為深廣，為了言簡意賅，靈活透關地表達意思，就只有採取半白文言的表達形式和手法。至于認為論文為禪機佛語，儒道莊老之後繼，那是人們錯誤領悟了文中的一些詞語典故的原因。實際上，佛教雖為外來的宗教文化，卻對我國傳統文化，以及人們日常生活，包括文人遣詞造句、百姓日常用語，影響是頗為深廣的。例如：無事不登三寶殿、孽障、叫喚、功法、巧用、安樂、百味、打包、奴婢、宏願、有無、先輩、自覺、覺悟、決定、吉祥、解脫、讀誦、歡喜等等，不計其數。僅以“名”組成的詞，如名望、名義、名利等就不下五百個，以“一”字組成的詞，包括一身、一日、一層、一面、一剎那、一枝花等就不下一千個。我可以說，凡是寫文章的人，隨時都要用上以上的佛家詞語，何況以上詞語為佛家詞語萬分不及其一。人們對平常用佛語佛詞已習慣成自然，以為是祖宗傳授，不知道都來源于佛家用語和佛家籍典。至于對那些不常用的佛語詞而又為漢文化所早已吸收施用的，有人就統統認為是在講佛法和儒道之論述。如果按照這種平見的觀點去看問題，那麼，不是哪一本書都在談佛教和儒道嗎？這是一種嚴重的偏見和錯誤，主要是知識平庸所造成的。凡是做學問的人都知道：“要得才橫奪天工，必將諸識尋根窮。”因這緣故，我養成了這樣的習慣，歷來對各個領域的知識我都喜歡學習，並竭盡全力去探討，去問一問為什麼，包括現代哲學思想知識，儒釋道當然也不例外。

要說談佛家禪理的論文，我曾作了幾篇，也可以向大家介紹其中一篇《僧俗辯語》。這篇文章是我二十歲那年所作。其產生的起因當歸我的一位好友辛寂老法師。辛寂大和尚八歲出家，二十二歲破初參時，做寶光禪堂綱領主持，禪定頗深，曾在寺內打餓七禪定，圓滿殊勝。至今，寺內比丘一提辛寂大師，都異口同聲讚揚：“和尚打禪七、七日七夜不食不動，泰然如常。”辛寂大

師一生主修華嚴宗，對天臺止觀和顯密均具深研功底，猶為明見般若實相，故爾德高望重，後任寶光寺方丈，如今已供奉于祖師堂。一天，大和尚和我在寶光寺晤面，對我說：“我見了你幾篇論文，其理法甚妙。可否另作論及空性之道新篇而為教益？”我答：“可以。”于是三日之後造《僧俗辯語》一文交與求教，但和尚閱後不以為然，置之一旁。時至六年後初冬的一個黃昏，在寶光寺大雄寶殿左側，辛寂法師突然遇見我，說：“我現在實在頗為慚愧，特地向你懺悔。”我聞聽此言一時驚惶不知所措，只好怔怔地盯住他。辛寂法師又真誠地說：“世尊在世之日，有大居士維摩助佛教化弟子，我雖不才可以效法，今天特地請你助我教化比丘之力。想我佛門世尊是何等威德，大雄寶殿乃千年莊嚴聖境氣象，人人敬仰，現今輪到我來管理寺廟，沒承想做功課時竟然發生鬧殿事件，這真是千年沒有的業力。這不怪其他，只說明我辛寂無德無能，沒有管理好寺廟，也沒有給眾比丘帶好頭，這實在無堪主持，教人慚愧且無地自容。今晨我于惶急之中，重新尋出《僧俗辯語》細研，我明白了以前的愚痴。幾年前，我初識此文，認為你連經書中的‘如是我聞’也沒有搞清楚，而寫成了‘如是我明’，加之我悟性不徹，因此不予重視。今日一急之下重讀，方頓悟妙理，如是我明原是你自己明白之意，俗見空居士代表俗諦，僧諦和尚以表真諦，真俗之諦都定在心中，所以般若照見萬法惟心，三點魚鉤洞為打字謎而造的詞語一畫上一個魚鉤形，再加三點，不正好成為一心字嗎？所謂菩提臺者是立于真諦角度對‘六大緣起’、‘萬法惟心’于俗諦的照觀。此文真是字字珠璣，深藏莫測之妙論，尤其是內中禪理、般若正見，現為大殿事故，成熟我開悟之緣起，始得識真諦，實謂羞地而慚。”聽了這番肺腑之言，以及明了他那無私無染的法性聖境，把我照耀得何等勝喜，使我不禁向他行了合掌禮。可惜，不久這位大德歸西圓寂。記得他圓寂前三天我去拜望他，他從病床上支起軀體，說：“我要謝謝大師的《僧俗辯語》。還有你在寺院內做的事，以及對我的幫助，眾生會感謝你的。這些有相布施的言語本不該說，怎奈大後天（二月十九日）觀音生辰，我已決意離開此地了，所以不得不煩絮數語。”當時聞聽這番言語，我還以為他要到外地去遊方，于是問：“師傅幾時歸來呢？”他慨然而笑：

“我會回來的啊！”但我見他身負重病，認為他是不可能外出的，便沒有放在心裏。誰知三日一到，聽說寶光寺大開齋宴，一打聽才知辛寂法師圓寂。他早本于觀音生辰那天焚香沐浴，披衣搭具，盤腿坐化歸西。七日後，又聽法師弟子護義師言及法師火化的殊勝情況，並拾得十多顆三色舍利。

以上是涉及《僧俗辯語》一文產生的有關究理，為了正誤其它論文並非談禪機佛理，儒老莊學之論，還于它文論及宇宙人生及現代科學哲學思想之本來面目，僅以此篇《僧俗辯語》為例外，故寫了上述文字以補記。

(二) 僧俗辯語

如是我明，僧諦和尚居三點魚鉤洞，坐菩提臺上與眾證法。一日，從本原心基來一女居士，求其印證圓覺。居士名俗見空，對僧合掌問曰：“吾聞和尚證得如來大定，有長生不老之術，求和尚慈悲開示。”

僧曰：“吾所能告汝者，乃如來大樂了生脫死之法，非長生不老之術也。汝從何來，前者曾習何法？”

俗曰：“從本原心基而來，曾學三十七家外道，亦曾學佛參禪，已得無上定力，特求和尚印證，是否如來大定？”

僧曰：“汝之大定是何覺受？”

俗曰：“吾初入定時，彈指已是一夜，開眼後方知一夜已過，當時境界，心中並無半點妄念，亦無任何知覺。”

僧曰：“無知無覺，豈不如木石一般。如來大定乃大樂無邊之法，汝有何樂？此境乃昏沉之母入輪迴之根，非如來大定也。”

俗曰：“其後吾明心見性，始知此定落在昏沉之中，後入之定方為正定。吾住于智慧之中，了知如來大定，亦不過如此。”

僧曰：“何為明心見性？”

俗曰：“性者本性也，明者明白也，本性即是如來之法身，此法身乃不生不滅之體。明心見性，就是前念已去，後念未生，不住其間，明悟此一剎那之感，此感便是如來體性，知覺如來體性，便是明心見性也。”

僧點一點頭又曰：“汝之大定是何覺受？”

俗曰：“吾之大定，不住色相，亦不住于聲香味觸法，而長定于如來體性之中。其覺受相，無昏沉，無妄念，有禪樂之感。定中所顯一切諸色相，由它自來，由它自去，不被它牽引，長住

如來體性之中，出定入定分明，提得起放得下，有時還發出無量神通，但吾也不住于神通之中，由它自顯自滅，不作聖境觀，只照住于明而無念之體性上。和尚之定，可能也是如此。”

僧曰：“不也。吾之大定與汝不同，但汝之定也是正定，此定乃諸有眾生成佛之道而必經之路，但非如來大定耳。此定名為‘明空知覺定’，是禪家初參後之定境，由此定而養，可得如來大定，如來大定而養方證無上菩提。汝之定有樂明無念之感覺，此感覺即是我見，而如來之定並無我見。”

俗曰：“無我覺受豈不又成了木石一般，法師所言如來大定乃極樂無邊之定，木石無知有何樂可取？無所聞知，豈不又是昏沉之母，入輪迴之根了？如來大法若是如此，有何可貴，莫如凡夫所求榮華富貴，每日妻恩子愛，吃喝玩樂，逍遙一輩子還快活些。”

僧兩目悲淚長流，對天嘆曰：“吾師如來為一大事因緣而示現于世，吾亦為渡眾生而修行，然眾生累生累劫造下無邊業障，障其如來正道，吾實悲心難忍。彼等不入昏沉，便入我見，若不入昏沉我見又落入邊見之中，好不容易破了初參，又造成口業，自以為此即是如來大定，狂禪性發不好好用功，以此為究竟，障其解脫之路，以致狂魔入體，將來其魔去後，弟子與師皆陷亡難，實為可憐。”和尚道完復對俗曰：“汝見差矣。汝于此知覺定中久而久之破了重關，便知此定並非如木石一般，勝過知覺千百萬億倍，無邊自由，知覺定有出有入，有樂明無念之感受。如來定則並無出入，不定也定，定也非定，是名為定，實無所定，無一時不在定中，行住坐臥作諸事理皆在定中。”

俗曰：“行住坐臥作諸事理皆在定中，走路豈不錯了道？如果出定走，豈不又與凡夫無異？”

僧曰：“汝見俗矣，不悟重關焉知此境。凡夫走路心在路，所做諸事心住事中，心隨諸事妄念所轉引。吾心不隨妄念所轉引，雖走此路，不著此路，作諸事理，心不住境，不存分別，見諸眾生，不見是非長短，男女諸相，人天禍福，豈不聞金剛經云：‘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’又云：‘應無所住而生其心’，歸言一句，心不著相無我無人，任汝作諸事理，皆是如來大樂之法相。吾之所說是名說法，雖名說法，實無所說，汝當自證，方知真實之義也。”和尚言已，取念珠一串對俗曰：“此是何物，共是幾顆？”

俗曰：“此乃念佛之珠，共一百零八顆。”于是和尚一手指

天，一手指地，兩眼瞪俗而不言語，俗不解其意問曰：“此是何意？”

僧曰：“方才觀音菩薩在此地獄渡餓鬼，地藏菩薩在此天上渡仙人。”

俗曰：“法師差矣，地藏菩薩在地獄渡餓鬼，為何反說觀音菩薩在地獄渡餓鬼？”

僧曰：“汝未悟大道，一無所解，當努力修持，不可向外馳求落為狂禪。若不如此，不但虛度此生，且有墮落之災。”

俗曰：“吾聞法師所言甚深微妙，廣大無邊，如來大樂之法實為高深難解，我當如何修之？”

僧曰：“若想入此如來大定，別無它路，其一以菩薩行為而照己德；其二努力精進而習定。”

俗曰：“菩薩行為與凡夫行為如何分別，望和尚慈悲開示。”

僧曰：“我今說此，汝當諦聽，諸有眾生，大略可分為上中下三品。下品人每日但思足一己之欲，貪得無厭，窮奢極欲，永無饜足之日，所羨者榮華富貴，稱王圖霸，以害人為樂，從不見自己之過失。見別人之苦難，反覺稱心快意，想盡千方百計劫奪他人所有為己有，見自己所有過失，不以為恥，反以為榮，此等將來必墮無間地獄，受無量諸苦；中品人亦以足一己之私為務，以榮華富貴為高，驕傲自大，唯我獨尊，有利可圖，即盡力從之，每時每刻，只說別人過失，雖知自己之過失而護短，不肯說也不肯改，此等人並不專門以害人為樂，然利益相爭之際決不讓人，此等人將來也難免地獄之難；上品人重于善德，不圖世間榮利，但圖諸福，見他人有苦難，則全力相助，利益相爭之際，每每讓人，見別人之過失，心雖知而口不言其是非長短，見自己之過失立即改正，處處廣施陰德，以善為事，此等人後為天人，但仍是凡夫。”

俗曰：“如此善功，仍是凡夫，豈不怪哉！”

僧曰：“此等人雖積功累善，乃有漏之因也，有數之善果，其果受完，仍然下墮，故仍為凡夫。菩薩行為大與凡夫不同，心中不存善惡分別，每時每刻自查己過，分毫過失，立改之，從不見別人過錯，也不見自己好果，處處望眾生早脫輪迴，一切善惡境來，普行恭敬，依此而行，行者性之用，性者行之體，體用本來不二，是故行者性也，性者行也。此理非二乘羅漢所能解，汝當依此而作。吾亦凡夫，未證此法。此法乃大寶上師功德所示。”和尚言至此合掌讚曰：“頂禮大寶上師前，吾師妙法普行緣，功

德巍巍照眾生，為渡六道超俗凡。”

俗聽完讚偈問曰：“和尚既言一切平等，無有分別，為何又分菩薩行與凡夫行，此非分別乎？又言無我無人，然則今朝此身從何而來，和尚此言豈非荒謬？吾實不解，唯願和尚以理服我。”

僧曰：“我今告汝，汝當諦聽。汝今朝之身乃過去善惡妄念二因合成，非汝法身也。汝之法身，即如來之體，本來空寂，今朝此身皆過去作善作惡所種之因結聚之果所現之身。故此身名為業果報身，一切善惡諸業皆以此身而受報。善惡業之輕重不同，報應于六道輪迴之種類亦不同，故有富貴貧賤之不同。作善者，受輕業；作惡者，受重業。輕業距佛果近，重業距佛果遠，作善事之上品人報應結果升天堂成仙人，天堂一切乃善果享受。作惡事之下品人，報應結果入地獄成餓鬼，地獄一切乃惡果享受。作善之人種善因故結善果，作惡之人種惡因故結惡果。此二因皆起于善惡，二種妄念。菩薩觀今朝之身如夢幻泡影，如露，如電，長住如來體性，不隨善惡二因所轉，故不結二果。脫離輪迴，菩薩慈悲眾生，無災，無難，無有業障，發普渡眾生之心，成就方能普渡，故結成就之果，菩薩不斷慈悲普渡心，為渡眾生故。”

俗曰：“二因合聚之果，眾生觀之為何實在非夢幻也？”

僧曰：“眾生迷其本性，昏沉于二因之中，故覺實在，如人在夢中所覺，一切皆實在，睡醒方知是夢也。眾生若住于如來體性之中，頓然知覺此身如夢，縱上刀山，入油鍋也無痛苦，無一處不是如來報身境地也，至此境地便一切平等。但未悟得此理之前，先得作一善士之君，為人人敬愛尊而稱德，以此築基而為人正，方可依佛之教，修其生圓次第之出離心、四無量心、十善、三聚戒、六度，乃至信、願、行、戒、定、慧之深習行持，而後正行，方可如法圓滿。否則皆為空中樓閣也。故望行者步步腳印，了知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因果不昧律，輪迴何所縛。”于是和尚合掌讚曰：“諸佛上師之功德，普行回向諸法界，現身福慧速圓滿，同證如來大樂界。”

俗聞已，對僧合掌曰：“和尚所演無上如來大樂之法，吾當傳于後世。”言訖頂禮七百而去。